

## 平台纪略

### 自序

蓝子自东宁归，见有市「靖台实录」者，喜之甚，读不终篇，而愀然起，喟然叹也。曰：嗟乎！此有志著述，惜未经身历目睹，徒得之道路之传闻者。其地、其人、其时、其事，多谬误舛错。将天下后世以为实然，而史氏据以征信，为害可胜言哉！

稗官野史虽小道，必有可观，求其实耳。今以闽人言闽事，以今日之人言今日事，而舛错谬误且至于此；然则史氏之是非，其迷乱于稗官野史之纪载者不乏矣。

台湾雄踞海外，直关内地东南半壁。沿海六七省，门户相通。其乱其平，非于国家渺无轻重者。致乱之由，定乱之略，殉难丧节，运筹折冲，皆将权衡其袞钺，以为千秋之龟鉴。言焉而不求其实，习焉而不知其讹，鄙人所为惧也。谫劣不才，学荒识陋，东征逾载，躬历行间。风涛戎马，磔鼠哀鸿，执馘献俘，招降殄孽，至于采搜穷山，绥靖番黎，无不目击手挥。又或中夜闻警，磨盾草檄，千里驱驰，睇瞻要害，废寝食，冒风露，盖亦几经劳瘁矣。无一命之膺，当赞画之寄。事定归来，满船明月，惟有全台形胜治乱事迹，了了胸中，所见所闻，视他人较为切实。则平台纪略之作，恶可已也？

据事直书，功无遗漏，罪无掩饰，自谓可见天日、质鬼神；而或者以列宪称名为讥，是犹未知载笔之道者。载笔所以传信，非一人一时之文，天下后世共之。而姓名尚不敢笔之书，则过失在所必讳。纵功绩可纪，亦等之谄语谀词。夫岂其可传耶？鄙人愚昧，文不足传平台大役，事在必传，直道平心无为市井讹谈所昏惑，亦庶乎其可矣。若夫鉴前车，绸未雨，施经纶，措康乂，有治安之责者，谅早留心，不待阅兹编而从得之也。蓝鼎元自题。

### 朱一贵之乱

大清康熙六十年辛丑夏四月，台湾奸民朱一贵作乱。

一贵，漳之长泰人，小名祖，游手无艺，好结纳奸宄，为乡里所嫉，于康熙五十二年之台湾，充台厦道辕役，寻被革，居母顶草地饲鸭为生。其鸭旦暮编队出入，愚眈异焉。奸匪过者，辄款延，烹鸭具馔，务尽欢。时承平日久，守土恬熙，绝不以吏治民生为意，防范疏阔，一贵心易之。

辛丑春，凤山县令缺，台郡太守王珍摄县篆，委政次子，颇踰闲，征收粮税苛刻。以风闻捕治盟敌者数十人，违禁入内山砍竹木者百余人，奸匪遂藉为口实，日诬谤官府短长，摇惑人心。

有黄殿者，居罗汉门，与朱一贵善，时谋不逞，往来密洽。三月，李勇、吴外、郑定瑞等相率之罗汉门，见一贵曰：『今地方官长但知沉湎樗蒲耳，种

种不堪，兵民瓦解，欲举大事，此其时乎』！一贵曰：『然。我姓朱，若以明朝后裔耸乡村，归者必众』。皆曰：『可』。

夏四月十有九日己酉，李勇、吴外、郑定瑞、王玉全、陈印等五十二人，即黄殿庄中奉一贵焚表结盟，各招党羽得数百人，立贼帜书「大元帅朱」，夜出冈山袭劫塘汛。

辛亥，警报至郡。总兵欧阳凯集将弁议出兵。中营游击刘得紫请行，弗许。右营游击周应龙者，庞然魁伟，素议论风生；令以兵四百人杀贼。又白道府，遣台湾县丞冯迪调新港、目加留湾、萧垄、麻豆四社土番随之前往。冈山距府治三十里，贼势未盛，疾趋可灭也。

是日，细雨沾泥。应龙率兵番行五里，驻半路店。翼日，再进十五里，屯角带园。贼夜出糠榔林，汛防把总张文学迎战，败绩，弃鸟鎗、藤牌，军械为贼所得；应龙隔一溪不能救。贼复掠大湖，杀汛兵，饱所欲而去。

南路贼首杜君英于是日遣杨来、颜子京率其众百人之一贵所，称君英在下淡水槟榔林招集粤东种地佣工客民，与陈福寿、刘国基议共掠台湾府库。又有郭国正、翁义起草潭，戴穆、江国论起下埤头，林曹、林騫、林璉起新园，王忠起小琉球，皆愿从君英攻府，约朱一贵共事。

癸丑，朱一贵移屯冈山之麓。周应龙兵至小冈山，遇贼，与战。千总陈元、把总吴益等奋力掩击，贼大败，退走入山，夺袁交友庄屯住。应龙收兵扎二濫。杨来、颜子京亦回下淡水。

甲寅，周应龙在二濫，传令兵番杀贼一名赏银三两，杀贼目一名赏五两。土番性贪淫，杀良民四人，纵火燔民居，复毙八人；闻者股栗。乙卯，远近贼党借兵番杀掠为辞，鼓煽沿途村庄，迫胁居民，分授以帜。由是各乡纷纷响应，竖贼旗帜。应龙进札楠仔坑，得南路营参将苗景龙警报，称林曹诸贼夜攻新园，夺军器，下淡水营汛已陷。

丙辰，周应龙复行十五里，宿南路营。丁巳，官军遇贼于赤山。杜君英、朱一贵两路夹攻。战方合，周应龙以后队遽退。千总陈元战死。把总周应遂被擒。吴益重创，佯死陈元尸侧。李硕负伤走。周应龙逃归府治。一贵率群贼大队随之。

君英偕陈福寿、刘国基、戴穆、翁飞虎、江国论、郭国正、杨来、颜子京、林曹、林騫、林璉、郑文苑、王忠等攻凤山县。南路营把总林富战死。守备马定国战败自刎死。参将苗景龙逃匿万丹港渔寮三日，为穆周、林泗所擒，献郭国正；国正令林泗、翁义杀之，以其头献朱一贵。

郡中闻赤山之败，哗然大震，文武各遣家属宵遁，先后驾舟并出鹿耳门，士民相率逃窜。戊午，总兵官欧阳凯、游击刘得紫率兵千余人，台协水师副

将许云率兵五百，出札春牛埔，列营以待。军中夜惊，镇兵四散。己未黎明，稍集，人无战心。台厦道梁文煊、知府王珍、同知王礼、台湾知县吴观域、诸罗知县朱夔等，捐银一千五百两，躬历诸营劳军。庚申，贼至。镇协将弁鎗炮齐发，许云跃马当先陷阵，水师弁兵决命奋勇，陆师继进；贼大败，退屯竿津林。把总陈宋见周应遂被缚牛车，力追杀贼，救应遂回营。而镇标把总许升、黄升见贼势浩大，终当复来，径引去。

是时，水师左营游击游崇功巡哨笨港，闻报，以兵还入鹿耳门，遇文武眷舟，叹曰：『官者，兵民之望，官眷逃则人心散，大事去矣！』登岸赴敌。其婿叩马请区处眷属，崇功厉声曰：『今日遑知有家哉！』麾众疾驰春牛埔。

五月朔日辛酉，贼众数万俱集。刘得紫率守备张成，以兵堵截中路口，在半路店迎敌。欧阳凯、许云、游崇功率弁兵在春牛埔迎敌。杜君英、朱一贵合兵冲杀。镇兵忽内乱。百总杨泰绰号达家勇者，先通贼为内应，刺欧阳凯坠马，群贼交刃截其首而去。守备胡忠义、千总蒋子龙、把总林彦皆死之。汀州镇标把总石琳带兵之台换班、亦战死。海坛把总李信创重已死，有王宋者怜而欲埋之，复苏，乃与偕匿他所。刘得紫闻败，率兵还救，所乘马为贼砍倒，与守备张成俱被擒。副将许云冲突血战，杀贼数百人；与游击游崇功、千总林文煌、赵奇奉、把总李茂吉奋臂大呼，所向披靡。自黎明战至日中，矢穷炮尽。云重创遍体，堕马步行，犹手刃数十贼，势孤无援，左手被贼斫断，乃骂曰：『生不能杀尽逆奴，死必来歼灭汝等！』贼怒，刳云尸。游崇功单骑杀贼数十人，马蹶被杀。林文煌、赵奇奉俱战死。李茂吉为贼所执，至南较场，见戴穆，挺立岸然。穆怪其不跪，叱之曰：『若兵耶？』茂吉曰：『官』。穆曰：『把总微官耳。若壮士降，当以汝为将军』。茂吉瞋目厉声骂曰：『我朝廷命官，岂从汝作贼！』举足踢贼案，案翻。奋力断缚，直前欲夺刀杀贼，贼众举刀共斫之。头脑破裂，尚指贼痛骂如初，气绝乃已。

官兵既败，台协水师中营游击张彦贤、右营游击王鼎、守备万奏平、凌进、杨进、千把总朱明、刘清、郑耀等率兵千余人，战船四十余号，联■〈舟宗〉扬航，逃出澎湖。镇标左营游击孙文元奔至鹿耳门，赴海死。右营游击周应龙、中营把总王丑附商船逃归内地，直走泉州。把总李硕、陈福、尹成、道标守备王国祥、千总许自重皆逃澎湖。台厦道梁文煊、知府王珍、同知王礼、台湾知县吴观域、县丞冯迪、典史王定国、诸罗知县朱夔、典史张青远，皆一时相率登舟，虑港内商渔船舰为贼所有，尽驱出鹿耳门，齐赴澎湖。

先是粤民高永寿在笨港负贩为生，有病者于破庙饿且死，永寿活之。一日至南路，遇前所活人，欷歔感泣，引之深山中，设酒馔相待，贼也。与见朱一贵，刀鎗森列，言倡乱谋甚悉，邀永寿入伙，佯许之，乘间逃回，赴南路营告

变；弗信。至府，复告之镇道；镇道以为狂疾，会审严刑，坐妖言惑众，将论杀，从宽责逐过海，递回原籍。（贼平后，制府移檄粤东，唤高永寿至台，寻向日所见贼营故处，不可得。令往罗汉门看之，亦不是。再至南路郎娇，遍寻上下山谷，月余乃还。据高永寿言，昔日如梦如醉，想是命当受刑；今遍觅诸山，并无其处，亦异事也）。

又安平兵窃卖火药，载往接济，事发，亦置弗问。又一僧异服怪饰，周游街巷，诡称天帝使告台民，四月杪有大难，难至，惟门设香案，以黄纸为小旗，书「帝令」二字插案中，可免。及贼至，家如僧言，故官兵见者以为百姓从贼，多慌乱，以及于败。

群贼攻破台湾府，盖朔日午刻也。杜君英先入住总兵官署。朱一贵继入居台厦道署。同开府库，分掠金银。复开红毛楼。楼故红彝所筑，旧名赤嵌城，红毛酋长居焉。郑氏以贮火药军器。四十年来，莫有启者。贼疑为金银窖，故发之，得大小炮位、刀鎗、硝磺、銚铁、铅弹如山。癸亥，立朱一贵为伪王。通天冠、黄袍、玉带，皆取之优。群贼拥坐堂上呼万岁，伪号永和。

北路奸民赖池、张岳、郑惟晃、赖元改、万和尚、林泰、萧春等，亦于是月朔日，竖旗聚众。越三日，环攻诸罗县。北路营参将罗万仓、千总陈徽、把总郑高、叶旺，分门迎敌。万仓当其南，出死力拒战，兵单无援，贼陈碧以竹篙鎗戮其喉颠，张岳、赖元改挥刀杀之。万仓侧室蒋氏闻兵败自经死。陈徽、郑高遁入山，集乡民自保。乙丑，赖池、张岳、郑惟晃、赖元改将罗参将首级至府，献朱一贵请功。

一贵见全台俱陷，扬扬得意，以为莫已诛也。遂仿俳優，登高台，鸣钟伐鼓，呵唱拜跪，大封群贼。以王玉全为伪国师；王君彩、洪阵为伪太师，杜君英、陈福寿、李勇、吴外、翁飞虎、陈印、戴穆、郑定瑞、郭国正、颜子京、杨来、黄殿、刘国基、黄日升、江国论、王忠、林曹、薛菊、林騫、林琏、陈正达、张看、赖池、赖元改、郑惟晃、郑文苑、陈成等为伪国公；张岳不受公爵，为伪将军；陈灿、苏天威等为伪侯；张阿山、卓敬、陈国进等为伪都督；萧斌、詹遴为伪尚书，内阁办事；麻思、林玉为伪辅驾大将军；其余伪文职部科以下、伪武职总兵副将以下，不计其数。以郑定瑞、苏天威同领兵三千镇守鹿耳门。是时伪职填街，摩肩触额，优伶服饰，搜括靡遗。或戴幞头，衣小袖，纱帽金冠，被甲骑牛；或以色绫裹其首，方巾朝服，炫黄于道。民间为之谣曰：『头戴明朝帽，身穿清朝衣；五月称永和，六月还康熙』。盖童孺妇女皆知其旦暮可灭而擒也。

先是游击刘得紫被擒，引颈受刃；贼素重其名，弗忍杀。得紫曰：『吾为天子命官，不可不死；但求埋吾帅尸首，死瞑目耳』，贼黄日升嘉其义，听之

。收埋毕，复禁之学宫朱子祠，求死不可得。贼与言，弗应。进食，弗食。七日仍不死。士民兵僧进粥苦劝，皆弗食。至是诸生林皋、刘化鲤为言诸贼可灭状，当报仇，得紫始受民馈食，啜粥延命，以待大师，作恢复计矣。

台中逃窜各官及避难民人，于壬戌、癸亥两日咸到澎湖。澎协将弁仓皇不知所措。见群情汹汹，而台中文武俱至也，亦各出家属登舟，将渡厦门。百姓妇女，争舟杂沓，哀声震海岸。右营守备林亮闻之，请协营主将掣回登舟各家属，死守澎湖。诸将犹豫不决，亮厉声曰：『朝廷以海外封疆付我等，正为缓急倚赖，非徒升平食禄廩、营身家己也。今锋刃未血而相率委去，他日骈首市曹，宁能免乎？丈夫不死则已，死则死忠义耳！请整兵配船，守御要害，俟贼至决一死战。战不捷而亮死，公等归亦未迟』。皆曰：『诺。愿死守』。亮驰出江干，径申主将号令，拔所佩刀，驱官民家属各登岸，众心始固。

是时，水师提督施世驃见难民船到厦，方知台变，然未意全郡遽陷也。贼入府时，文武仓皇溃乱至澎湖，喘息稍定，乃具文申报。丙寅，报至厦门，世驃集诸将议曰：『台寇猖獗极矣，六七日间全郡俱陷，此殆非小敌也。今数百艘逃入内地，脱有奸徒混迹，乘虚鼓煽，厦岛一摇，罪可言哉！其各谨巡防、严守御，无敢懈怠』。浙闽总督觉罗满保闻台陷，念厦门为控制台湾咽喉，闽南沿海根本重地，不可不亲行弹压，以定人心，为进取恢复之计。会商巡抚吕犹龙绥辑省城，粮饷军需诸务属焉；密疏告变，且言星驰赴厦状，请皇上稍宽督责，克限一月，务必扫除凶丑，复还土疆。复念厦门地褊人众，军兴旁午，米价易腾，先移檄浙江、广东两省运米之厦，会布政使沙木哈督买延建上游之米运载赴厦平糶。飞咨促提督施世驃，刻期出师。檄召南澳总兵官蓝廷珍，星赴厦门，面商征台机务。以粮驿道韩奕总理厦门军前粮饷、调拨军需、雇募船只诸事。偕督标左营参将王万化、抚标左营游击边士伟，先兼程赴厦，宣谕百姓使无恐。量调闽省水陆各标营将备弁兵，悉由水道赴厦，听候调遣。

庚午，总督觉罗满保发三山。壬申，抵泉之涂岭，连接南澳镇禀函，大喜曰：『蓝总兵所见，事事与吾吻合，吾调此君，平台得人矣』！盖廷珍闻台警，条陈进兵事宜，首请总督驻厦，就近督师，而满保已兼程疾趋三日，澳禀适至，又喜其指画谟谋，皆洞中窺会，知为帅必能成功，故云尔也。时阴雨连旬，乘竹兜子从数骑行泥淖中，所过人莫知为制府者。乙亥，至厦门，则提督施世驃已登舟出港两日矣。

初，厦岛居民，闻台变仓猝，疑贼且长驱澎厦，而泉漳山僻无赖，器器偶语，四处有揭竿啸聚之谋。居郡邑者携眷属遯深山，居乡村者入郡邑，岌岌乎动矣。又闻各路征兵，恐所至骚扰，米价腾贵，市里惊惶。及总督至厦，从容镇静，民乃晏然。召募丁壮，籍游手，皆隶军中，伏莽萌芽，潜消净尽。所征

各镇协标营兵，多从海舟赴厦。陆行至者，亦处之舟中，人给银米蔬菜有加。严令肃伍，船止许一人登岸，买办所需，悉依民价。故虽大师云集，而街巷寂然，不见兵革。未几，所檄移诸路运载米石数万俱至，米价顿平，民益欢庆忘乱，屈指台郡可复也。

台中群贼互争雄长。当内地总督过涂岭之日，正朱一贵、杜君英海外吞并之时。先是君英入府时，欲立其子社会三为王，众不服，立朱一贵。君英故恚甚，每事骄蹇，掠妇女七人闭营中。而一贵出令禁淫掠。戴穆强娶民间妇女，一贵杀之。以洪阵私鬻伪札，并杀洪阵。君英所掠女，有系吴外戚属者，外请释之，不听，怒欲相攻。一贵遣杨来、林珽往问，君英收缚来、珽。一贵怒，密谋李勇、郭国正等整兵围攻杜君英，败之。君英与林沙堂等率粤贼数万人北走虎尾溪，至猫儿于屯札，剽掠村社。半在线下，多被蹂躏。所未至者，惟南崁以北尔。

淡水营守备陈策闻台郡陷没，恐贼人将至，督弁兵坚守，招集乡壮，分怖要害。有奸民范星文潜踪入境，欲煽惑番民为叛，策擒而斩之。遣队目郑明、蔡武赴厦请救，则总督满保已先于涂次移咨巡抚吕犹龙，就省拨兵赁船，从闽安直向淡水。及至厦，复以十艘配兵五百名，令金门守备朱燕、北路营守备刘锡带领救淡。郑明、蔡武所坐船遭风飘入澎湖，施世骠复遣澎湖协右营游击张馘领兵前往。及郑明等至厦，则吕犹龙自省调发援淡之兵船亦至厦。满保遣千总李郡赉令箭带领，并会诸路官兵星赴淡水应援。统计前后发往救淡之兵共一千七百余名。

二十有七日丁亥，南澳总兵官蓝廷珍单骑到厦，所部舟师继至。总督满保大喜，与定平台方略，委令总统征台水陆大军，带领将弁八十余员，目兵丁壮八千余名，营哨、商艘、杉板、头膨仔等船四百余号，舵工水手四千余名，会提督施世骠于澎湖，克期进剿。祭江誓师，满保躬造海滨送之，廷珍意气慨慷，从容谓满保曰：『草寇不足烦区处，某一登彼岸，大人可即奏报荡平也』。

六月朔日辛卯，楼船出厦门港。翼日至青水沟，飓风骤起，浪高桅末，几覆溺者数次。三军相顾动色。蓝廷珍亲操舟御风飘至铜山。戊戌，风定，发铜山。庚子，到澎湖。会提督施世骠分定调遣。计先后赴澎湖从征将弁督标左营参将王万化、陆路提标中营参将林政、后营游击范国斗、将军标右营游击魏天锡、抚标左营游击边士伟、水师提标右营游击王良骏、前营游击林秀、后营游击许华、金门镇标右营游击薄有成、铜山营游击郑耀祖、海坛镇标左营游击谢希贤、闽安协标左营游击朱文、福宁镇标右营游击郭祺、汀州镇标游击王绍绪、漳州镇标左营游击齐元辅、云霄营游击金作砺、兴化镇协标右营游击胡璟、原任海坛镇左营游击李祖、原任黄岩镇中营游击陈允升、澎湖协右营守备林亮

、海坛镇右营守备魏大猷、南澳镇左营守备吕瑞麟、闽安协右营守备洪平、陆路提标右营守备康陵、水师提标左营守备高得志、泉州城守营守备郑文祥、兴化协左营守备刘永贵、同安营守备叶应龙、烽火营守备蔡勇、漳浦营守备苏明良、安平协千总董方、及各标营千总胡广等、把总苏荣等、俸满千总林君卿等，共参、游、都、守、千、把一百二十余员，目兵丁壮一万二千余名，大小船六百余号。舵工水手六千余名。军火、器械、米、盐、蔬菜一切军需，皆总督满保自厦整备，靡有欠缺。所用商船，俱发价雇募；向义不受值者，量给外委、守备、千把总衔扎以鼓励之。

复虑大兵进剿，澎岛单虚，檄召金门镇总兵官黄英、统领海坛镇标右营游击李殿臣、罗源营游击王良翰、福州城守营都司李经世、将军标左营守备黄元溥、水师提标后营守备何重申、桐山守备闫威、长福营守备王晏、协同副将罗光干、左营游击陈国星、守备邱延祚等，督官兵防守澎湖。其余继至者，皆令赴施世骠、蓝廷珍军前从征。

先是周应龙逃回泉州，为陆路提督穆廷棻获送总督军前。而施世骠至澎湖，亦将台变逃回将弁张彦贤等十余员押解之厦。总督满保将按军法，数人者皆请死于敌，冒矢石立功赎罪，许之。令千总游全兴管押征台。至是亦到澎听调遣。则周应龙、张彦贤、王鼎、王国祥、万奏平、凌进、杨进、朱明、刘清、郑耀、陈福、尹成、李硕、陈奇通等，合之牛龙、许自重，为台变逃回十六员是也。

而澎协右营把总吴良在台湾修理战舰，台陷从贼，为贼谋取澎湖，领伪札百张，白金五百两，偕其党十二人至澎。施世骠故纳之。夜使人醉其同行者酒，逆谋颇露。搜得伪札，穷治之，遂尽吐贼中情形。知贼党相攻，百姓不附。蓝廷珍言于世骠曰：『群盗皆穿窬乌合，畏死胁从，乖离涣散，一攻即靡。但其众至三十万，不可胜诛。且多杀生灵无益。以某愚见，止歼巨魁数人，余反侧概令自新，勿有所问，则人人有生之乐，无死之心，可不血刃乎也』。世骠曰：『善』。戒将弁登岸之日，无得妄杀，贼来降者悉纵还家，门户旗帜书「大清良民」者即为良民，惟拒敌者乃斩之。

癸卯，发澎湖，以林亮、董方为前锋。令外委洪就、洪选等善水者十二人驾小舟，同前锋先行，于鹿耳门清港插标，记明舟行路径。丙午黎明，舟师咸抵鹿耳门外。贼目苏天威率众据鹿耳门炮台，迭发大炮。又以小舟扼险迎敌。前锋林亮、董方以六船冒死直进，亦施大炮攻击。遥望炮台火药堆积累累，亮命炮专攻，火药桶中之火起，燔毙贼无算，贼溃，遂入鹿耳门。

维时海灵助顺，潮水涨高八尺，蓝廷珍率王万化、林政等四百余艘，连檣并进。林亮、董方乘胜掩杀，毁贼船。把总苏荣争先，亦同登岸，夺取鹿耳门

炮台，焚其营垒。游击林秀、薄有成、守备魏大猷、叶应龙追杀逸贼。苏天威逃入安平镇城，与贼目郑定瑞列兵迎敌。林亮、董方奋勇先登，复陷贼阵。蓝廷珍率参将王万化、林政、游击魏天锡、边士伟、朱文、谢希贤、郑耀祖、胡璟、郭祺、王绍绪、齐元辅、金作砺、范国斗、李祖、陈允升、守备吕瑞麟、洪平、郑文祥、刘永贵、康陵、苏明良等各弁兵继之。贼败走。林亮、董方复登安平镇城，竖立大军旗帜，延珍出示安民，盖日犹未晡也。

安平既得，令郑耀祖、王绍绪专守安平城，许华守鹿耳门，王万化、林政、林秀、边士伟、李祖、康陵、苏明良驻扎鲲身头，列守要害。安平百姓喜王师至，老幼趋跄，争给军食，少壮者自充乡兵，愿导官军杀贼。是夕，施世骠船到鹿耳门。丁未，乘潮入安平。

朱一贵遣杨来、颜子京、张阿山、翁飞虎率贼众八千余人犯安平。林政、王万化、边士伟、林秀、王绍绪、郑耀祖、李祖等各率兵迎敌。千总游全兴以张彦贤等十四员同在四鲲身与战。蓝廷珍指挥攻击。我兵鎗炮连环如雨。复遣朱文、魏天锡、谢希贤、胡璟、林亮、魏大猷、吕瑞麟、叶应龙、刘永贵等驾小船，沿岸夹击。贼大败。追至七鲲身濑口。戊申，魏天锡、谢希贤、魏大猷率把总牛龙、外委守备陈章等，以轻舟载枪炮硝磺烈焰，于涂墘埕、水仔尾等处烧贼巨舰凡四。

己酉，朱一贵复遣李勇、吴外、张阿山、翁飞虎、陈印、杨来、郭国正等率贼众数万人，驾牛车，列盾为阵，复犯安平。乃以齐元辅、金作砺、吕瑞麟、苏明良、范崇勋率弁兵为左拒，王万化、林政、边士伟、李祖、康陵率弁兵为右拒，郑耀祖、王绍绪为后应。贼目翁飞虎率所部乌龙旗为前锋，驱车拥盾冒炮火冲突，群贼大队并至。左右两军边士伟、吕瑞麟等大战于二鲲身。蓝廷珍亲督大炮，连环齐发，倒贼乌龙旗，破牛车阵。林秀、王良骏、朱文、谢希贤、胡璟、林亮、魏大猷、蔡勇、刘永贵各乘小舟，驾大炮，附岸夹攻。贼众大败，入水死者千余人，斩获杀伤不计。自是贼人退保府治，不敢再至鲲身，惟沿岸列炮，昼夜固守。我军分驾小舟，迫岸攻击，与贼相持。

有西港仔士民，具羊酒到安平镇，叩迎王师，载家属为质，愿引大兵从西港仔登岸杀贼。提督施世骠然之。庚戌夜，密遣林亮、魏大猷、洪平、董方以兵一千二百名往西港仔。次日，蓝廷珍知其事，急言于世骠曰：『谋算必出万全，不可怙胜轻举。闻贼多在萧垄、麻豆间，西港仔乃其肘下；且距府不远，呼召立应；又多竹林可埋伏，彼若以数千人分布要害，四面掩击，亮等一军危矣！』世骠瞿然曰：『如何？』廷珍曰：『当用全力，以大军继之』。世骠曰：『谁当行者？』廷珍曰：『此非他人所能任，某不敢辞。公当分遣将备，于濑口、涂墘埕等处尽力攻击。贼闻我师北来，必弃营遁，府治恢复，在此



一二日间耳】。

辛亥初昏，蓝廷珍留所部官兵三分之一会攻府治，率舟师五千五百余人夜向西港仔进发。翼日黎明，在竿寮乡登岸，令诸舟悉回安平。诸将曰：『登岸弃舟，何也』？曰：『示军士必死无还心！今日战胜，明当直抵府治耳』。言未已，谍者报贼在苏厝甲，与林亮、魏大猷决战，势甚张。廷珍分兵八队：以魏天锡、金作砺、叶应龙、武举倪鸿范等率兵千人，副林亮、魏大猷、洪平、董方为前锋；林政、李祖兵千人为左翼；王万化、边士伟兵千人为右翼；复以胡璟、刘永贵、范国斗、范崇勋分兵千人为左、右奇兵；苏明良兵四百为后应；吕瑞麟兵七百为游兵；廷珍亲率陈允升、陈章、林君卿、周宣、蓝弘沛、何期有等领亲丁精锐五百人为中军；并进。贼目林曹、江国论、黄殿、林騫、林琏等率众来迎。前锋军奋力冲杀，左右两翼奇兵绕贼阵后，首尾夹击。游兵突出竹林，横冲贼阵。中军虓阚杀进，鎗炮震天。贼大败，溃乱奔窜，追斩俘获，纵横遍地。薄暮至犁头标。廷珍料贼必夜劫营，漏初下，传令撤账房，卷旗帜，露刃伏芒蔗间。贼果至，不见大营，大惊。须臾，我军突出冲杀，贼大败奔散。自是胆落，不复有战心矣。

癸丑，廷珍督大兵南下，复败贼于木栅仔，追杀至茑松溪，直捣台郡。朱一贵率群贼数万遁去。廷珍收复府治，出示安民，驻扎万寿亭。水师提督施世骠于先一日传令水陆官兵并进。游击林秀、王良骏、薄有成、齐元辅、郭祺、王绍绪、郑耀祖、守备郑文祥、千总游全兴与张彦贤等十四员，从七鯤身陆路至濑口，攻府治之南；游击朱文、谢希贤、守备高得志、蔡勇等分坐小船，于盐埕、涂墘埕、大井头攻府治西南。贼尽驱精锐拒战。我军贾勇争先，遂夺涂墘埕，毁贼营。至晚屯南较场。癸丑，与总镇蓝廷珍俱会府治。万姓欢呼，复见天日，家家户外设香案，拜迎王师。廷珍一一慰抚之。遣外委守备陈章飞航至厦，赴总督觉罗满保军前报捷。乙卯，提督施世骠登岸，率大兵屯较场，蓝廷珍仍驻万寿亭。

据弁兵先后报获杀害欧阳总兵之达家勇、杀害许副将之黄龙、杀害罗参将之陈碧、各付其子欧阳敏、许方度、罗世正等，自行处死，以报父仇，凌迟、剖肝、碎尸、扬骨，听从其便。台人快之。

闰六月朔日庚申，陈章报捷至厦门。总督满保檄蓝廷珍署理台湾镇总兵官事。会巡抚吕犹龙缮疏以捷闻，则施世骠在台湾军中，已先自题奏上达矣。

初，台湾警报于六月至京师，皇帝恻然不忍加诛，乃为谕曰：『谕台湾众民：据督臣满保等所奏，并伊等进折家人所言，台湾百姓似有变动。又奏称满保于五月十日领兵起程等语。朕思汝等俱系内地之民，非贼寇之比，或因饥寒所迫，或因不肖官员刻剥所致。一二匪类唱诱，众人杀害官兵，情知罪不能免

，乃妄行强拒，其实与众何涉。今若遽行征剿，朕心大有不忍。故谕总督满保，令其暂停进兵。汝等若即就抚，自谅原尔罪；若执迷不悟，则遣大兵围剿，俱成灰烬矣。台湾止一海岛，本地所产，不敷所用，祇赖闽省钱粮养生。前海贼占据六十余年，犹且剿服，不遗余孽；今匪类数人，又何能为？谕旨到时，即将困迫情由诉明，改恶归正，仍皆朕之赤子。朕知此事非汝等本愿，必有不得已苦情，意谓坐以待毙，不如苟且偷生，因而肆行掳掠。原其致此之罪，俱皆不肖官兵。汝等俱系朕历年豢养良民，朕不忍剿除，故暂停进兵。若总督、提督、总兵官统领大兵前往围剿，汝等安能支持？此旨一到，谅必就抚，不得执迷不悟，妄自取死！特谕』。又敕浙江将军塔拜，以甲二千赴闽协防。巡抚吕犹龙按察使董永芟迎劳于浦城，办理夫船。永芟素有才名，方严不阿，一路问民疾苦，捐俸钱恤灾伤，多方抚慰，故兵行而民不扰。浙兵至闽，欲借宿民居，吕犹龙不可。召两司计议。永芟曰：『靖乱以安民为本，若宿民居，民不堪也』！命署福州府冯璫分拨诸佛寺居之。于是浙兵驻闽者数月，得相安一无所苦。

上谕至闽，则六月二十有五日也。总督满保檄委兴泉道陶范亲赍谕旨，往台湾安抚百姓，并署理台厦道事。调汀州知府高铎知台湾府，分委建宁通判孙鲁往署台湾府同知并台湾知县事，海澄知县刘光泗往凤山，漳浦知县汪绅文往署诸罗，俱随大兵安辑流亡，慰抚各庄社民番。

伊时台郡既平，提督施世骠、总兵官蓝廷珍分遣大兵扩清南北二路。以至王万化、林政、边士伟、魏天锡带领官兵剿抚南路逸贼，收复南路营凤山县，擒斩贼目颜子京、郑定瑞等，安抚下淡水、大崑麓各处人民社番，而南路五百里地方俱皆平复矣。以林秀、薄有成、范国斗、齐元辅、郭祺、胡璟、李祖、郑文祥、刘永贵、董方、林君卿及游全兴带同张彦贤等十四员往北路剿抚逸贼。原任游击刘得紫先于壬子乘间投大师，施世骠、蓝廷珍嘉其抗贼不屈，优待之。得紫募丁壮百五十人，请杀贼报仇雪耻，是行与焉。戊午，败贼于大穆降，斩获甚多，贼党降者散者十之九。朱一贵率数千人走湾里溪。大军追至茅港尾、铁线桥，收复盐水港。朱一贵走下加冬。

俸满千总林君卿率外委千总张佛等二十人先大军二十里前行，追杀贼众，夺牛车、马匹、炮械。与陈尚珍、杨秀计议，潜通张岳，欲擒朱一贵，先谋去伪军师王君彩。一贵收君彩杀之。而漳浦人王仁和素往来沟尾庄，与庄民杨石友善，知其族杨旭、杨雄等为一方巨擘，可与谋。以言诘之，石许焉。仁和密告于蓝廷珍。廷珍给仁和外委守备，并杨旭、杨石、杨雄等守备、千总各衔札，令谋擒朱一贵。复有苏山、黄遵为李祖赍书与杨旭，亦令计擒一贵。于是杨旭与王仁和、杨石、杨雄、陈尚珍、杨秀等密纠沟尾前庄、后庄、小糠榔、

新埤、佳走、后潭等庄乡壮以待。

闰六月五日甲子，一贵率千人至沟尾庄索饭食，杨旭等椎牛饷之，许号召六庄乡壮相助。一贵往月眉潭，乏食。乙丑夜，其党散去六百余人。丙寅，杨雄给一贵复回沟尾庄。薄暮霖雨，旭备馆舍，将一贵等分宿民家，传集六庄乡壮，佯为守护。潜以水灌贼炮。夜五鼓，大哗，称官兵至，金鼓火炮齐鸣。诸贼仓皇惊起，不知所措。杨雄、杨旭、杨石、王仁和等遂擒朱一贵、王玉全、翁飞虎、张阿山等四人，散其余众。吴外、陈印各率党逸出。旭缚一贵等置牛车，赴八掌溪交游击林秀，王仁和驰报蓝廷珍。廷珍令解赴施世骠军前，而自往会讯。一贵尚自尊大，欲与提军抗礼，昂然而立。廷珍至，叱之跪，一贵犹妄称「孤家」，词甚不逊。廷珍怒，命捶其足。于是一贵及其党皆跪，伏罪请死。乃槛送厦门，听总督觉罗满保解京正法。又有大排竹人民斩杨来首级献林秀，秀函至府，竿示藁街。复据林秀等官兵、李必第、杨雄等乡壮报获吴外、陈印、李勇、陈正达、卢朱及就抚之林曹、林騫、林璉、郑惟晃、张看等，俱先后解至军前。

分遣朱文、谢希贤、吕瑞麟、洪平及自澎调至之守备闫威，以兵收复北路营诸罗县，擒斩贼目万和尚等。北路营千总陈徽、把总郑高率乡兵来迎。先是陈徽等于六月丙辰起民兵攻复诸罗县，斩贼目赖元改头祭罗参将，因王师未至，县治复为翁飞虎、江国论所夺，仍入山。至是乃出。招抚贼目曾贤、李德，随朱文等安辑各庄社民番。

分遣汀州镇中营游击景慧带领官兵收复笨港。又遣林亮、魏大猷、洪平以舟师赴笨港接应，平定沿海上下。而援淡之游击张馘、守备李燕、刘锡、千总李郡、淡水营守备陈策等，引兵南下半线。时朱文等已平诸罗，谢希贤引兵北上，与张馘等合。而北路千余里地方尽皆平复矣。

元凶既擒，余党解散。尚有当日倡谋渠魁伪称国公如杜君英、陈福寿、刘国基、江国论、薛菊、王忠、陈成、郑文苑及君英之子杜会三等未获。总督满保檄蓝廷珍擒抚之。重悬赏格，遣目弁外委分途缉捕。

方朱一贵作乱时，有下淡水客庄民人侯观德、李直三等建大清义民旗，奉皇帝万岁牌，联络乡壮拒贼。一贵遣陈福寿、刘国基、薛菊、王忠、刘育等领贼众数万攻其庄。六月十有九日己酉，侯观德等逆战于淡水溪，败之，阵斩刘育，杀贼兵及迫入水死者数万计，尸骸狼藉溪沙涧。陈福寿穷蹙自刎，为贼徒所救。闻王师已进安平五日，乃遁入山。刘国基、薛菊、王忠俱逃之郎娇藏匿。至是外委陈章遣谍至郎娇踪迹之。国基等三人皆在。章因与林尚、苏庚驾舟赴郎娇招抚，谕以国恩宽大，邀与俱来。三人皆首肯。有提督差员某继至，责贼迎拜不如礼。王忠闻之曰：『今如此，到郡可知』。遂逃去。章以刘国基、

薛菊见蓝廷珍。廷珍好言慰藉，以恩礼加之。

七月癸丑，江国论、郑元长等复聚余党竖旗于阿猴林。蓝廷珍发兵追剿。群贼已散，系旗林木中，国论、元长逃北路。其党陈逸谋于差员张腾霄，腾霄偕逸往抚之，乃与俱至。廷珍为之美衣服，听其出入遨游，而阴使人为之备。于是就抚诸贼，皆忻然自慰曰：『江国论且然，我曹无患矣』。

六月，捷报至京。朝廷先得施世骠奏，大喜，特授赉折人戴进官把总，赐世骠东珠、朝帽、蟒袍、黄带，异数有加。又以淡水营守备陈策升补台湾镇总兵官加左都督。

时台中疠疫盛行，从征将士冒炎威、宿风露，恶气熏蒸，水土不服，疾病亡故者多。参将林政、王万化、游击许华，先后俱歿于军。

八月十有三日辛未，怪风暴雨，屋瓦齐飞。风雨中流火条条，竟夜烛天。海水骤涨，所泊台港大小船，击碎殆尽，或飘而上之平陆。拔大树，倾墙垣，万姓哀号，无容身地。施世骠、蓝廷珍各终夜露立风雨中。军士蜂拥相携持，不敢动，稍举足则风扬颠仆，或裂肤破面流血。翼日霁静，郡无完宅，压溺死者数千人，浮尸蔽江，瓦桷充路。署台厦道陶范、府县高铎、孙鲁等，躬历民家，拊循流涕，发仓赈贷，瘞死扶伤。以风灾飞报上闻，朝廷发帑金赐恤，残黎始得更生。

诸罗一县未被风灾，而余孽杨君、李明等聚党劫掠盐水港。蓝廷珍遣人缉捕，悉擒之。又林君等煽诱奸民，竖旗六加甸，俱为知县汪绅文所获，并解至府，会同陶范、高铎、孙鲁等质讯。佥议押解内地。廷珍曰：『甫平思乱，既赦复叛，此曹不可活也。今解入内地，不能不牵累无辜，恐民间人人自危。且上下审驳奏报，往返动隔经年，海外反侧地，非树威不足弹压。吾于就抚者加之恩，擒者弃诸市，庶奸徒悚息，可净尽根株耳。亟梟示众。定民心而固疆圉。有罪某自当之。军中义得专杀，无预诸君事也』。皆曰：『诺』。九月壬辰，梟杨君、林君等为首四人，竿示其处，余党分列杖毙、枷馘、责逐过水。

复有黄辉、卓敬在旧社红毛寮聚谋为乱，声言罗汉门阿猴林有王忠等数千人接应，克日攻府。蓝廷珍发兵擒捕，搜获伪札，与陶范、高铎、孙鲁等会讯。辉与敬直承不讳，并斩之。

陈章访缉余孽，复于南路观音山招抚陈福寿以来。廷珍大喜，留福寿军中，以家人礼待之，服食皆从厚。远近贼徒，闻风思归诚者益众。杜君英久处山中，昼伏夜走，闻福寿就抚，颇心动。蓝廷珍檄外委守备施恩、陈祥，以谍者林生入罗汉门说之。君英恐见卖，欲得福寿面询情实，即与俱来。廷珍遣福寿同施恩等往。福寿尚病，载牛车以行。君英遂出。廷珍待以恩礼，一如福寿，饮食、居处、遨游，两人不相离也。君英尚留其子杜会三未出。越三日，知

乃父无恙，千总何勉往说之，会三就抚。盖九月中旬十数日间，陈福寿、杜君英、社会三俱罗而致焉。

提督施世骠自风灾惊悸疾作，以九月望日癸卯卒于军。蓝廷珍奉檄署理提督印务。

陶范、高铎见君英等诸贼出入自由，疑日久有意外患，言于廷珍曰：『此曹皆元凶大憝，上所留意，今报获，旦暮必致京师，与朱一贵并鞠，而公宽大至此，倘逸去奈何』？廷珍曰：『极知此贼失一，身家随之。但王忠、陈成、郑文苑余孽未尽，不得不然』。二人视福寿，君英等所居处，与廷珍卧榻止隔窗棂，复谓曰：『将军胆太大矣！推诚至此极耶！万一中夜有变，将何及』？廷珍曰：『无伤也，迟浹旬即送之厦』。陶范、高铎皆曰：『难矣！公以抚为名，待之心腹。美衣丰食，恣其宴游。彼安肯舍而他之。畏罪惮行，作何措置？留之则局不可了，有脱逃生变之忧；抑之则将束缚驱迫，骇人耳目，又恐中山游魂，谓公从前皆伪』。廷珍曰：『有以处之』。

十月甲戌，呼杜君英等至幕中，给之曰：『顷接制府来书，欲授若辈备弁，令星速赴厦考验。天霁风和，即日登舟可乎』？江国论不可，廷珍骂曰：『汝貌轻福薄，固知非有官者之相』。叱退之。杜君英、陈福寿许诺，廷珍大喜，赐金为赆，遣左右送之行。舁妇人舆至幕中，使乘向海岸登舟。呼江国论、郑元长来，国论等度不可免，强诺请行，亦赐赆舁舆送之去。继呼社会三至，亦如之。盖廷珍欲遣解诸贼，预备三舟，委弁目在舟以俟。自幕府至海滨，分令亲随丁壮，沿途徙倚，密为防备。顺则善遣之行，逆则于幕内捆手足，闭舆中如妇人，不动声色，市井可无有知者。君英等巽顺以行，舟中亦善待之。至厦，总督满保奏报，奉旨解陈福寿、杜君英、会三赴京师，与朱一贵对质。朱一贵、李勇、吴外、陈印、王玉全、翁飞虎、张阿山俱凌迟处死，亲属同坐。陈福寿、杜君英、会三以就抚从宽，斩于市。其余在军前擒抚诸贼，先后解到厦门，如黄殿、黄日升、郭国正、刘国基、林曹、江国论、林骞、林琏、陈正达、卢朱、张岳、张看、郑惟晃、郑元长等，总督满保发臬司收禁福州府狱候审，拟就地正法。

十有一月己丑，台湾镇总兵官陈策卒。署提督蓝廷珍移咨总督满保，檄金門镇总兵官黄英之台署事。

庚寅，南路余孽复叛。为首■〈廿〈束 丿〉〉瓜成（即陈成）、苏清、杨美、林阿尾等，集众竖旗于石壁寮。随发南路兵追剿。癸巳黎明，千把总何勉、杜雄等率兵捣贼穴，擒苏清、高三二名。成等奔溃。杨美、王教逃匿下淡水，知县刘先泗擒获之。

蓝廷珍以罗汉门诸山素为匪类逋逃藪，不大举搜捕，扫清岩谷，无以净尽

根株。分遣游击王良骏、薄有成、守备吕瑞麟率兵从角宿、冈山、刈兰坡岭一路搜入罗汉门，守备闫威由仁武庄、土地公崎、阿猴林一路，守备李燕、蔡勇由卓猴、木冈社一路。己亥午刻，咸会罗汉内门之中埔庄。别遣把总林三、陈云奇、郑荣才、游宽往大武垄，分路堵截，无令贼窜。庚子，分兵深入搜捕。罗汉内门诸将备，分搜银锭山、佳白寮、东方木、南马仙等处。大武垄诸弁目搜礁巴岬、郎包米、大龟佛、大湖等处。穷山密箐，无不遍历，焚毁贼窠数十所。凡二十七日，乃收军回营。据搜山将备及差员外委苏思维、陈祥、李得胜、林福、石瑀、蓝敦等先后报获■〈廿〈束 丿〉〉瓜成（即陈成）、林阿尾、林丁、庄谋、林读、林齐、郑教、陈璞等。而石壁寮再叛诸孽，尽行廓清矣。又据报获郑文苑、林沙掌、凶死郡（即陈国进）、戇昆（即林昆）、■〈彡〈厂外〈彳 鸟〉内〉〉仔吴（即李吴）、洪迎、胡君用等，及台厦道陶范获解萧斌、麻恩、金丝猴（即林玉）等。而朱一贵案内附和倡乱诸贼，悉数俘囚，惟王忠、邱宝宣未获，遁逃傀儡内山、台湾山后。蓝廷珍分遣外委弁目，诸路访缉。复令外委郑国佐、林天成召致山番通事章旺，同入傀儡内山，遍查各社，谕番众嗣后不许窝留。复令郑国佐往郎娇，绕行山后，至卑南觅，传檄奖谕大土官文结，以官带补服赏劳之，令起崇爻七十余社壮番，从山后大加搜捕，将所有汉人逸贼尽缚以来。于是王忠等不敢复入番界，只身窜伏，束手待毙矣。

前此台变逃回道府厅县各文员，朝旨令督臣、提臣会审，发往台湾正法，并已故知府王珍尸棺剖梟示众。武赋周应龙等，亦令督臣会同提臣严审定拟。署提督尚未班师，十有二月，总督满保在厦亲审诸文员，将原任台厦道梁文煊、同知王礼、知县吴观域、朱夔、知府王珍尸枢、委海澄营游击安奎，赍令箭押送之台，十月八日甲戌决于市。而台湾县丞冯迪、典史王定国、诸罗县典史张青远，俱羁台湾县狱候部文秋后处决。

广东提督姚堂奉旨调任福建水师提督，署提督蓝廷珍遣游击王良骏赍印赴厦，克期班师。总督满保以地方初定，檄廷珍以南澳镇仍统征兵，暂留在台弹压。

时廷议台镇总兵官移设澎湖，台湾府治设陆地副将，裁去水陆两中营，将备弁兵撤归内地另补。民间忧惶，不安寝食，宵小之徒，讹言复肆。康熙六十有一年春正月，差员陈祥、王仁和续获韩渊、林良等。蓝廷珍念讹言摇惑，会商陶范、高铎、孙鲁，以逆贼苏清等多人在狱，久留未决，恐不足震慑奸顽。二月二十有九日甲申，将苏清、林阿尾、王教、林读、林丁、庄谋、林昆、韩渊、林良诸贼梟斩示众。李吴杖死。杨美先一日病死。陈成、郑文苑等剧贼十数人，及续获之邱宝宣、江邦俊，悉解内地，与黄殿等俱禁省狱。候审拟归案

正法。

朝廷以台疆僻处天外，民间疾苦，无由上达，特命满汉御史各一员，岁奉差到台巡视。以南澳镇总兵官蓝廷珍调镇澎湖。总督满保疏荐督标中军副将徐左柱调补台湾陆路副将。

三月望日庚子，南路下淡水奸民林亨等复谋作乱，以「合心王」三字为勘合，颁于其党。方贸帛制旗，欲夜举事，有密报者，守备陈一得率官兵捕之，擒林亨，搜得勘合及伪札，供称同谋为首颜烟、李咸、陈法、王帅、王禄等，分遣弁兵围搜大昆麓罟寮及北路铁线桥诸处，并获之。复有余孽百余人遁入诸罗后山小石门、得宝寮等处，夜出行劫。蓝廷珍密檄北路参将朱文、协防游击林秀发兵搜捕。遣署守备李郡、把总郑高、林时叶分三路并进，复遣把总庄子俊、苏思惟率兵往大武壠堵截，绝其窜路。夏四月戊午，诸军齐集会剿，贼已先一夜遁至三林港，焚汛，杀伤兵丁，夺商贩小船二，入海逃生。蓝廷珍飞遣水师将弁出洋追捕。闻报，在内地青水墘劫坐商船，至铜山洋面又夺坐小渔船；料为潮贼，将散伙登岸，必于樟林、东陇、鸿沟、澄海等处。在三林多有带伤，又从朱一贵作乱时皆割截发辫，易于稽察。星夜飞请总督满保、巡抚吕犹龙移檄粤东，令潮州镇、道、府、县密行查缉。仍差千总一员赴潮催提。尽获刘国华、邱阿路、张阿舜、赖日辉、林阿元、胡阿发、黄阿赤、黄阿五、巫阿盛、陈阿日等贼党五十七人，皆解闽审讯监候正法。

癸亥夜，又有奸匪百余人在八掌溪、小溪洲拜旗作孽，行至竹仔脚塘，杀塘兵陈楠、王亘、苏天贵等三名，比晓皆散，回家为民。廷珍飞调将弁，上下堵截搜捕，寂无踪迹。差员四路密访，并令营县广差侦探。知县汪绅文缉获叶枕、廖猛、赖兴、赖勤等，供指同谋聚众群贼。因遣兵搜捕北埔寮诸山。千总李郡生擒渠魁李庆，夺贼旗械，及所劫赃物，焚毁窠庐。又据参将朱文、知县汪绅文、守备刘锡、千总何勉、陈章、把总陈云奇及外委弁目人等，先后缉获黄潜、苏齐、张成、李延卿、张乌畅、潮边、王妙、何岁、张镇、朱昆生等剧贼四十余人，俱解内地，收禁福州府狱，候审拟分别正法。

五月，署台湾府同知兼摄台湾知县事孙鲁调补诸罗县知县。钦差巡台御史吴达礼、黄叔璥至自京师。六月，新授台厦道陈大辇、台湾府同知杨毓健、员外郎知台湾县事周锺瑄及副将徐左柱等，俱先后抵台视事。

有奸民郑仕者，绰号急烧疏，复讹言惑众，招集亡命，谋于六月乙卯夜竖旗，不果。蓝廷珍捕治之，得其党萧兴祖、李柯等数人。甲戌，并擒会汛，搜获郑仕家档栅，开列伪爵人数，一时旁观，多有骇愕状。知县周锺瑄密白镇道当堂烧毁，将郑仕等处死，人心大定。

蓝廷珍以副将既至，欲遵旨赴澎湖驻扎，百姓噤噤罢市，环钦差御史、道

、府、厅、县各衙门吁呈请留。而新旨已下，允提臣姚堂所奏，副将仍设澎湖，总兵官仍驻台湾，水陆两中营悉还旧制，道标守备弁兵裁归台湾镇管辖，安设南北二路适中要害之处。百姓欣欣，以手加额，欢声载道。

新调凤山知县靳树畹抵任，署县刘光泗仍归海澄。漳浦知县汪绅文安抚缉捕事竣，仍归漳浦。靳树畹染疫病，未几卒，以同知杨毓健摄凤山县事。

雍正元年春正月十有九日己亥，逸盗杨合复谋作乱。合骤闻圣祖仁皇帝升遐，未知新天子即位，乘间思逞，散札招邀匪类，谋犯郡邑。蓝廷珍、高铎遣外委千总陈椰等擒获之，穷治其党，悉解散。

二月，登极恩诏到台湾，万姓舞蹈欢呼，共庆太平。士农商旅，安心乐业，无窝匪接济之人，一二余孽，栖身靡所，饥饿待毙。

夏四月十有五日甲子，千总何勉在南路凤山林捉获王忠、刘富生、陈郡等，蓝廷珍遣解内地，听总督满保题达正法。朱一贵孽党尽绝矣。台湾平。

蓝鼎元曰：台湾治乱之局，迥出人情意计之外。其地方数千里，其民几数百万，其守土之官，则文有道、有府、有县令、大小佐贰杂职若干员，武有总兵、副将、参将、游击、守备、大小弁目若干员，其额兵七千有奇，粮储、器甲、舟车足备。又当国家全盛，金瓯靡缺，而朱一贵以喂鸭小夫，歎焉倡乱，不旬日间，全郡陷没，此岂智能所及料欤！太平日久，文恬武嬉，兵有名而无人，民逸居而无教，官吏孳孳以为利藪，沈湎樗蒲，连宵达曙。本实先拨，贼未至而众心已离，虽欲无败，弗可得已。然鹿耳、鲲身，夙称天险，郑氏一踞其间，遂历三世；国家图之数十年，费钱粮几百千万，而后能收之。今不动声色，七日恢复，巨魁就擒，孽从授首；即使孙吴复生，亦未敢望功成若斯之速也。良由圣祖仁皇帝德福齐天，神威远震，将卒用命，海若效灵，是以摧陷廓清，不劳而边疆底定。谕旨遥颁，白叟黄童，无不感激流涕，盖至仁厚泽，沦浹人心者深也。诸臣或运筹帷幄，出力疆场，克敌致果，功在社稷。欲以鼓励将来，收千秋百岁用人之效，则不得以其为日无几少之矣。乱不久，祸不深，削平者之绩不大，此非君子之言也。赏罚明，则民易使。今日之酬勋，他年之龟鉴。知此说者，其知未雨绸缪之道乎？台湾海外天险，较内地更不可缓。而此日之台湾，较十年、二十年以前，又更不可缓。前此台湾，止府治百余里，凤山、诸罗皆毒恶瘴地，令其邑者尚不敢至；今则南尽郎娇，北穷淡水，鸡笼以上千五百里，人民趋若鶩矣。前此大山之麓，人莫敢近，以为野番嗜杀；今则群入深山，杂耕番地，虽杀不畏，甚至傀儡内山、台湾山后、蛤仔难、崇爻、卑南觅等社，亦有汉人敢至其地，与之贸易。生聚日繁，渐廓渐远，虽厉禁不能使止也。地大民稠，则绸缪不可不密。今郡治有水陆兵五千余人，足供调遣。凤山南路一营，以四五百里山海奥区，民番错杂之所，下淡水、



郎娇盗贼出没之地，而委之一营八百九十名之兵，固已难矣。诸罗地方千余里，淡水营守备僻处天末，自八里岔以下尚八九百里，下加冬、笨港、斗六门、半线皆奸宄纵横之区，沿海口岸，皆当防汛戍守，近山一带，又有野番出没。以八九百里险阻丛杂之边地，而委之北路一营八百九十名之兵，聚不足以及远，散不足以树威，此杞人所终夜忧思而不能寐者也。台民好为盗贼，不因饥寒。方庆削平，又图复起。去岁平台大定之后，尚有布散流言，啸聚岩谷，复谋作乱者数次，屡经扑灭，岁余始殄。而王忠一贼，伏匿深山，至我皇上即位，乃克就缚。可见地方广大，搜捕弗周，虽平台仅在七日，而拔尽根柢，东擒西剿，亦有两载艰难。欲为谋善后之策，非添兵设官、经营措置不可也。以愚管见，划诸罗县地而两之。于半线以上，另设一县，管辖六百里。虽钱粮无多，而合之番饷，岁征银九千余两。草莱一辟，贡赋日增，数年间巍然大邑也。半线县治，设守备一营，兵五百。淡水八里岔设巡检一员，佐半线县令之所不及。罗汉门素为贼藪，于内门设千总一员，兵三百。下淡水新园设守备一营，兵五百。郎娇极南僻远，为逸盗窜伏之区，亦设千总一员，兵三百，驻扎其地。使千余里幅员声息相通。又择实心任事之员，为台民培元气。寇乱、风灾、大兵、大疫而后，民之憔悴极矣。然土沃而出产多，但勿加之刻剥，二三年可复其故。惟化导整齐之。均赋役，平狱讼，设义学，兴教化，奖孝弟力田之彦，行保甲民兵之法，听开垦以尽地力，建城池以资守御，此亦寻常设施耳。而以实心行实政，自觉月异而岁不同。一年而民气可静，二年而疆圉可固，三年而礼让可兴；而生番化为熟番，熟番化为人民；而全台不久安长治，吾不信也。顾或谓台湾海外，不宜辟地聚民，是亦有说。但今民人已数百万，不能尽驱回籍，必当因其势而利导约束之，使归善良，则多多益善。从来疆域既开，有日辟，无日蹙，气运使然。即欲委而弃之，必有从而取之。如澎湖、南澳皆为海外荒陬，明初江夏侯周德兴皆尝迁其民而墟其地，其后皆为贼窠，闽广罢敝。及设兵戍守，迄今皆为重镇。台湾古无人知，明中叶乃知之，而岛彝盗贼，后先窃踞，至为边患。比设郡县，遂成乐郊。由此观之，可见有地不可无人。经营疆理，则为户口贡赋之区；废置空虚，则为盗贼祸乱之所。台湾山高土肥，最利垦辟。利之所在，人所必趋。不归之民，则归之番、归之贼。即使内贼不生，野番不作，又恐寇自外来，将有日本、荷兰之患，不可不早为绸缪者也。闲居无事，燕雀处堂，一旦事来，噬脐何及！前辙未远，不可为寒心哉！殉难诸臣，虽功过不一，然大节炳然，足以增光宇宙，褒其后而略其先，崇奖义烈，用慰忠魂，亦因以为鉴可也。

【台自奸民起衅，以及平定安集，中间事迹繁多，千头万绪，欲以一篇文字，网罗而条贯之，非有浩然刚大之气，排山倒海之力，剗犀断蛟之笔，未有

不如理乱丝、或附赘悬疣、顾此失彼者也。兹纪一气呵成，绝大神力。

叙乱之所由生，至纤至微，止在守土恬熙，便开出无穷祸变。可见凡有地方责任之君子，皆当兢兢业业，无事常如有事之防，不可以未雨绸缪为迂也。

冈山初起，贼势未成，不论中才将弁，疾趋便可扑灭，偏遣一庞然无用之周应龙，玩寇殃民，养成贼乱。日行五里、十五里，稍胜收兵，方战遽退等情形，不但写出豚龙见虎，丑态万状，亦见离郡咫尺，镇道奚罔闻知，并不急遣能员，将兵往换，以致赤山败衄，贼遂长驱入郡。此又用人不慎，泄沓成风之过也。

金瓯雄郡，无端陷没，此时当事，成何光景！幸有阵亡殉难如许、李、游、罗诸公，凛凛生气，至今犹存，令读者心神飞舞，为歌「地维赖以立，天柱赖以尊」之句。彼抱头鼠窜，缩颈蝘蝓，能不愧死无地乎！

补入高永寿兵僧轶事，追咎从前镇道疏忽，全不以封疆为意。是以贼起浹旬，县府继陷，称孤道寡，妄希封拜。直书弗削，以见累累肉食，谁生厉阶，盖伤之也。

不死不逃，能全臣节，如游击刘得紫，尚犹有惻隐羞恶之心，故亦许之。若林亮之独排众议，保守澎湖，则诸将中第一出色。写得有声有光，须眉俱动。使斯人早在台湾，必无弃地奔逃之事。而用斯人以制敌，则又何敌之不摧？是澎湖一守，扼住台湾门户，并收复台湾之先锋，亦在其中。此文字一大枢轴也。

满督赴厦督师，深得控制机宜。一切调度，俱臻绝顶。肃兵安民，于戡乱功已过半。读者于怒发冲冠之余，忽睹此景星庆云出现，不觉心中为之一慰。

大师出征，军威雄壮。不杀二字，使反侧子自安，尤为平台第一机括。鹿耳、安平、鲲身、西港数大战，写得如火如荼，五花八门，变化入妙，不啻亲提枹鼓，目睹垓下、昆阳，飞戈、鸣镝时也。

府治既收，罪首就擒，平定南北二路，如风卷箨。沟尾庄、下淡水义民，功不可没。而一二附和倡乱，同党渠魁，亦必陆续擒抚，方得根株净尽。中间插出疠疫风灾，惨苦异常。见得台民喜乱，戾气熏蒸，即使国法可宽，天道亦不肯宥，可为大戒。乃尚有甫平思乱、既赦复叛之奸民，则虽欲不杀，岂可得乎？盐水港、六加甸、旧社、红毛寮、石壁寮、下淡水、三林、竹仔脚再叛诸孽，一一正法，台民亦可以恍然悔悟，不敢复萌非分之想矣。

通篇大意，在儆励地方文武，当刻刻以吏治民生为念，使盗贼无自而兴。若稍一玩愒，便功名身家性命，靡不随之，且费后人许多区画。此居官者之不可不慎也。愚人作贼，不过要想妄行。朱一贵聚党数十万，不为不多，陷府杀官，劫库僭号，不为不横；然屈指几日，梟首碎尸，诛及亲属。数十万党，俱

归何处？即后此再叛，如杨君、林君等八九案，无一不竿示藁街。作贼果何益乎？所以儆凡为民者，皆当起忠孝仁让之心，而消其犯上作乱之气。官民交勉，则海甸昞昞，常保宁谧，子孙世世，俱享升平。此作平台纪略者之意也。

大书特书，正叙侧叙，补叙插叙，分叙合叙，错综变化，矫如游龙。至其■〈徙，卩代彳〉然而起，咄然而止，遥接遥应，飞渡陪渡，笔笔有神。一篇万五六千言，读之惟恐其尽，不复有冗长污漫之叹。知其浸淫于史汉者深矣。

总论鉴前车，筹未雨，措置设施，绝大经济，则又当于长沙、中垒间求之。此有关世道之文，非腐生所可与议也！**】**